

乡村振兴视域下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研究

马志慧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的双重背景下, 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是攻克乡村养老困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聚焦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 系统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群体福祉的现状特征, 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农村老年福祉的影响从而揭示两者间的内在耦合性。研究发现, 乡村振兴为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提供了产业、生态、文化等多维度支撑, 但当前农村老年福祉提升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如养老服务体系结构性失衡、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完善、医疗资源可及性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等。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保障农村老年民生福祉, 本研究立足“五维振兴”体系, 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作为剖析重点, 从农村产业、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维度深入探索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协同发展, 诸如, 通过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医养结合与基层卫生服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推动银发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完善政策保障机制等途径, 探索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实践路径, 最终为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 老年群体福祉

Research on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Rural Elderly Group Welfare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ihui Ma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ch 30, 2026; accepted: June 19,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文章引用: 马志慧. 乡村振兴视域下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6): 510-518. DOI: 10.12677/ar.2026.136384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elderly populations in rural areas serves as a critical measure to address rural elderly care challenges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elderly welfare improvement,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elderly welfare.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rural elderly welfare, it reveals inherent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these two dimensions.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multidimensional support for elderly welfare enhancement through industri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However, current rural elderly welfare improvement still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inadequate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limited accessibility to medical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 talent shortages. To proactively address population aging,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afeguard rural elderly livelihoods, this study adopts the “Five-Dimensional Revitalization” framework, focusing o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development,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Through dimensions such as rural industries,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it explores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pathways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rural elderly welfare. Practical approaches include establishing multi-tiered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strengthening integrated medical-care services and grassroots healthcare infrastructure, foster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s, promoting silver economy integration with rural industries, and improving policy support mechanisms. These effort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enhancing rural elderly welfare throug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pulation Aging, Rural Elderly Care, Elderly Group Welfa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步入深度发展阶段，“增速快、程度深、城乡差异大”等特征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农村地区老年群体养老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在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历史交汇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为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一定程度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使农村人口结构呈现出“空心化”与“高龄化”的叠加态势，这不仅对农村家庭的传统养老模式构成了挑战，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农村老年群体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主体与受益者，其福祉不仅关乎个体晚年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成效。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为破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困境、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机遇和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如何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机遇，实现老年群体福祉提升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发

展，如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福祉，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议题。

将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群体福祉置于乡村振兴的视域下进行统筹考量，探寻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路径，需突破“就养老谈养老”的单一思维模式，从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规划，把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融入“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的乡村振兴体系之中，推动老龄事业与乡村建设同步部署、同步落实。

2. 相关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学界围绕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展开了深入研究。围绕本研究主题，现有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评述：

(一) 有关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老龄化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老龄化互动关系的研究方面，学界普遍认为二者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诸如，熊彩等人从全球视野与中国式现代化情境出发指出乡村人口规模收缩与结构失衡对乡村振兴构成深层制约，人口是约束乡村振兴的关键基础变量，而乡村振兴则可通过引导人口回流、激活生育潜能、增强人口安全韧性，实现对人口格局的反向促进[2]。李建伟则强调顺应乡村人口发展趋势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3]，钟甫宁则从人口变迁视角指出农村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加速是当前面临的两大挑战[4]。

(二) 有关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

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上，学界普遍认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提升老年福祉的重要支撑。例如，董云蒂等人指出面对乡村振兴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相对薄弱、家庭养老服务压力持续增加的现实，应打造政府引导、村社主导、家庭主责及市场机构补充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5]，杨星驰认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面临供给结构性失衡、人才与资金短缺、政策执行效能衰减等问题，应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服务网络[6]。

(三) 有关老龄化与老年福祉协同发展的研究

基于此研究主题，现有研究围绕经济、教育、产业、健康与治理等主题而对老龄化与老年福祉协同发展进行了多维研究。诸如，穆怀申主张通过供给侧劳动力技术替代、需求侧养老储蓄与老年消费协同促进经济发展与老龄化进程相适应，而为协同发展老龄化与老年福祉奠定基础[7]。胡啸兵等人则聚焦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融合，提出以养教结合、资源协同、人才协同与内涵建设协同的实践路径拓展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以提升老年精神福祉[8]，徐迅迅等人则认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是应对老龄化的核心路径而提出健全政策机制、创新医养结合、发展智慧养老模式、提升服务专业化与营造发展环境以实现养老产业与养老事业的互促共进，进而为老年福祉提供政策、健康与服务等多维保障[9]。

(四) 有关老年群体福祉的内涵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针对老年群体福祉的内涵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老年人福祉涵盖了物质福祉、健康福祉、精神福祉等多个层面。于此研究，秦永超从家庭代际互惠的角度探讨了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因素，发现子女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均对老年人福祉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支持的基础性作用依然重要，但熟人社会的补充作用同样不可忽视[10]，而徐晓珊则以内蒙古边境旗县为例，构建了老年人综合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将身体健康水平、贫困风险程度、基础设施服务、代际支持、社会融入度、自我价值感等纳入分析框架[11]。

既有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空间。例如，研究视角上，可系统性阐释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整合性分析协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进一步将老年群体福祉提升嵌入乡村振兴的五维振兴结构，从而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的协同发展体系。尽管部分学者强调要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以提升老年群体福祉，但未系统性探讨乡村振兴与老年福祉提升协同机制，未能深入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内在耦合性。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视角，聚焦于人口老龄化与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福祉的协同发展，尝试构建“乡村振兴-人口老龄化-老年福祉”的分析框架，以期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农村人口结构失衡、乡村养老问题突出的现实挑战，实现老年福祉提升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双向赋能和动态平衡。

3.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福祉的现状特征

准确把握农村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福祉的现状特征，是推动农村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福祉协同发展的逻辑起点。202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9%，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外，在城乡构成上，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增加了1030万人，而乡村常住人口则减少了1369万人，这一现象进一步印证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流动的宏观趋势，加剧了城乡老龄化倒置的结构性特征，从而使农村地区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应对压力最大的关键区域。

(一)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

社科院的调研研究显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城乡倒置的严峻形势，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引发了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加剧了农村留守老人经济压力与养老困境[12]。从人口规模的演化而言，受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影响，乡村人口总量呈现稳步递减的态势，乡村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留守人口群体中老龄化与低龄化并存的特征愈发突出。这一人口变动趋势直接推动农村人口老龄化规模持续扩张、进程不断加快，使高龄化态势日益显著，进而致使乡村养老服务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究其根源，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这主要受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升以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等核心因素的影响[1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快于城镇地区，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与城镇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老龄化水平结构性失衡，农村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双重结构特征将进一步强化。

(二) 农村老年群体福祉的多元维度

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更深刻影响着老年群体的生活境遇与发展机会。在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群体的福祉状况已成为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重要标尺。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指出“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在疾病救治、重病看护、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获得的资源和服务相对欠缺，农村养老服务面临较大的现实压力”[14]。

由此而言，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涉及物质保障、健康状况、精神生活等多个层面，农村老年福祉可归纳为物质福祉、健康福祉和精神福祉等核心维度。从当前社会现实而言，农村老年群体在物质、健康、精神三大核心维度的福祉实现均面临不同程度的现实困境：在物质福祉层面，农村老年群体的保障基础较为薄弱，收入来源呈现单一化特征，主要依赖养老金发放、子女赡养及土地经营收益维持基本生活；在健康福祉层面，农村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且供给不足，农村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远、医疗服务可及性偏低”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最后，在精神文化福祉层面，老年文化活动设施覆盖率较低，精神文化生活形式单一，多数老年人缺乏有效的社交互动渠道，尤其是留守老人与空巢老人，其精神慰藉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精神福祉提升面临显著制约。

(三) 乡村振兴与二者的深层关联

农村老年群体的福祉状况既受制于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约束，也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密

切相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塑了农村社会形态，对人口老龄化态势和老年福祉水平产生深刻影响。宏观层面上，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等多元举措，为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搭建了重要平台、创造了全新发展机遇。具体而言，诸如以云南西双版纳曼召村“傣纸传统技艺 + 文创 + 体验”为现实代表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缓解农村养老服务人力短缺压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可优化农村居住环境，改善农村老年群体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体验；乡风文明建设能够丰富乡村文化供给，拓宽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边界。

然而，仍需清醒认识到，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部分乡村振兴举措未能充分兼顾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特征与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导致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存在错位，产业发展与老年福祉提升的联动机制不够健全，人才、资金等关键要素向农村养老领域的倾斜力度不足，最终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群体福祉提升未能形成良性互动格局，进而制约了二者协同发展效能的充分释放。

4.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内在耦合性

值得强调的是，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二者内在耦合于乡村振兴的整体进程，二者存在相互影响、作用与促进的并以乡村振兴为纽带、贯穿乡村发展全过程的“双向互促、协同共生”的耦合逻辑。

（一）目标层面的耦合：共同指向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增进农民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而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升老年群体福祉，既是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目标指向上高度契合。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唯有切实改善农村老年人物质生活、健康保障与精神文化状况，才能真正实现乡村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对此而言，助力农村养老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也是应对农村养老现实压力的必然选择^[15]，顺应人口变迁趋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则必须以增进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农村居民福祉为根本落脚点。

（二）要素层面的耦合：资源要素的双向赋能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福祉提升在资源要素配置上存在双向赋能、互为支撑的耦合关系，乡村振兴的五大维度为这种要素互动提供了现实载体。一方面，乡村振兴为老年福祉提升提供系统性要素支撑：产业振兴壮大乡村经济基础，人才振兴有助于培育养老护理人员、充实基层服务力量，文化振兴有利于弘扬孝老敬亲传统，生态振兴推动人居环境改善与适老化改造，组织振兴则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老年群体作为乡村重要的人力资源，其福祉提升也能反向赋能乡村发展与老龄化治理。从积极老龄化视角来看，老年群体蕴含参与乡村内生发展的潜在价值，精神状态更积极的老年群体，能够参与农业生产、社区治理与文化遗产，有效弥补乡村劳动力短缺，实现老龄化压力向发展动力的转化。

（三）实践层面的耦合：政策实施的空间交汇

在政策实践层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衔接与空间交汇，为二者协同推进提供了制度基础与实施场域。现有政策体系将农村养老嵌入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之中，有机结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从而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养老保障与服务制度。从实践而言，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医养结合推进、互助养老发展、智慧养老落地等举措，既是应对老龄化的具体安排，也是乡村公共服务提升的重要内容；此外，银发经济培育、康养产业发展、老年友好型乡村建设等既拓展了乡村产业新业态，也直接增进了老年群体福祉。这种政策目标融合、实施载体共用、资源投入协同的格局，使得人口老龄化治理与老年福祉提升在实践中

形成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的耦合态势。

5.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现实困境

尽管乡村振兴为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实际推进中，受多重因素制约，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严重影响乡村振兴与老年福祉提升的协同效能。

(一) 产业支撑不足，物质福祉保障薄弱

一方面，尽管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提升至每月 163 元，但 2009 年至 2026 年间累计仅增长 108 元，增长幅度与增速显著偏缓而难以覆盖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开支。另一方面，以山东德州市为例，多数农村老年人月收入不足 1000 元，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湖南武陵源区通过乡村车间开发低强度就业岗位，重点带动了 60 岁以上有劳动能力老年人稳定就业，人均月收入超 2000 元。上述实践对比表明，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偏低的深层原因在于产业支撑不足，产业发展滞后直接导致农村老年群体增收渠道狭窄，而乡村产业发展可为农村老年群体增收提供可行路径。

宏观而言，农村老龄产业、康养产业发展滞后，规模小、层次低、适老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短缺等不足难以对接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另外，老年群体就业与收入渠道有限且农村银发经济未与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加之老年人养老金水平偏低、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物质保障能力不足而使乡村老年人面临贫困风险，难以保障农村老年群体的物质福祉稳步提升。

(二) 公共服务失衡，健康与生活福祉受限

目前而言，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健康状况与养老服务保障面临多重结构性短板，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老年群体健康风险与服务供给矛盾突出等问题。2021 年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占比达 13.9%，较城镇高出 4.3 个百分点，重庆市永川区对 2300 名农村老年人的调研进一步表明 75.79% 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慢性病高发已成为农村老年健康的显著特征，而河南省农村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调查则显示，尽管所有受访乡镇卫生院及 93.6% 的村卫生室均已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但现实中实际接受服务的老年人仅占 48.2%，虽绝大多数村卫生室已纳入医保覆盖，但农村居家上门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医养分离现象普遍，整体呈现健康风险高、服务供给弱、资源配置差、协同水平低的现实困境。

综合而言，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匮乏、覆盖率低，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不高，供给呈现“重形式、轻实效”等特征难以满足农村老人居家、社区养老需求。此外，农村医疗资源短缺，基层医疗设施陈旧、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看病难、看病远”问题仍然突出，慢性疾病防控与失能老人照护保障薄弱，“医养结合”模式推进缓慢，未能有效整合医疗与养老资源^[16]，进而使得农村老人健康与生活福祉受到限制。

(三) 人才短缺突出，服务支撑能力不足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制约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2025 年《中国养老服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率仅为 58%，因其薪酬水平低于家政行业均值而导致行业普遍面临“招人难、留人更难”的现实困境。相较行业现实困境而言，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人才短缺问题更为突出，例如，晋城市调研数据表明农村养老服务存在一线护理人员普遍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农村护理人员的收入水平与劳动强度严重不匹配等问题。宏观而言，我国农村养老服务领域呈现专业人才匮乏、技能水平偏低、薪酬待遇薄弱、队伍稳定性差的多重困境，农村养老机构数量不足等问题直接导致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服务质量难以保障。总之，农村养老护理、社工等专业人才数量不足、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岗位薪酬低等现实因素致使农村人才流失严重。加之，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与缺失人才回流机制、农村老年群体参与能力不足、缺乏有效引导等现实因素难以发挥农村老人“老有所为”的作用，而使农村养老服务内生动力薄弱。

(四) 文化与生态适配不足，精神与宜居福祉欠缺

德州市调研显示约 60% 的农村老年人日常休闲仅以看电视、聊天为主，广州白云区方石村调查发现 68% 的老年人频繁感到孤独，58% 存在焦虑情绪，尽管多数老人能感知社会关怀，但其心理健康求助意识与专业服务可及性显著不足。长安大学在河南洛阳樊村的调研进一步印证因亲情陪伴缺失、社交圈狭窄、健康风险感知等因素，老年人孤独、焦虑、抑郁倾向明显。尽管多地已建有老年活动场所，但普遍存在设施简陋、功能单一、运维不足、文体器材配备与使用效率偏低等问题，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综合而言，老年文化设施与活动单一、社交渠道有限，留守、空巢老人精神慰藉不足与受“数字鸿沟”的影响，农村老人精神孤独问题尤为突出。此外，加之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与老年需求适配性不够，适老化改造不足且缺乏针对性生态休闲设施等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精神与宜居福祉存在一定欠缺。

(五) 治理体系不完善，协同保障机制缺失

据晋城市实践反映民政、残联、卫健、医保等部门涉老数据尚未实现互联互通，未能构建统一共享的养老服务基础数据库，对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独居、失能、半失能群体的服务需求缺乏全面摸排。由此而言，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仍面临部门协同不足、数据壁垒突出、资源配置碎片化等治理难题，尽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试点探索持续深化，但多部门数据不互通、医养保障政策衔接不畅、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依然存在。宏观层面上，农村养老治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市场、社会、家庭、村集体等主体积极性不足而导致其参与度低^[17]，存在相关政策执行不到位、养老资源分散且配置不均，养老政策与乡村振兴政策衔接不紧密等现实问题，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协同保障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制约着农村老年群体福祉的提升。

6. 乡村振兴视域下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路径

经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二者内在耦合性及现实困境，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的提升可从产业、服务、人才、文化生态、治理等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路径。

(一) 依托产业振兴，夯实物质保障，推动经济协同

要以乡村产业振兴为抓手，推动银发经济与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夯实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老龄友好型乡村产业，结合农村生态优势与农业特色，培育康养旅居、老年农业体验、老年农产品加工等新业态，同时完善农村老年经济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养老金标准、扩大覆盖范围，缩小区域差距，拓宽老年人收入来源，破解老年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老龄产业的扶持力度，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丰富老年用品与服务供给，推动传统产业适老化改造，提升产业与老年群体需求的适配性，实现产业发展与老年福祉提升的双向赋能，可依托宅基地制度改革，培育康养新业态，构建“土地-产业-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经济支撑与老年福祉提升的良性互动。

(二) 优化公共服务，强化健康保障，推动服务协同

要聚焦老年群体核心需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福祉提升的服务协同。一是构建“县-乡-村-家庭”联动养老服务体系，县级层面发挥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带动作用，整合医疗、康复等资源；乡镇层面建设区域性专业化养老机构；村级层面发展互助养老、日间照料、居家上门服务，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同时以村、家庭组织为载体延续农村养老传统。二是深化医养结合，推动乡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毗邻建设、签约合作，探索“两院一体”模式，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可及性，健全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加强慢性病防控与康复服务，完善失能老年人照护支持体系，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

(三) 强化人才支撑，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人才协同

要以人才振兴破解养老服务短板，推动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福祉提升的人才协同。一方面，建立农村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完善薪酬激励政策，提升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素养，可引导专业人才、大学生、志愿者下沉农村，弥补人才短缺短板。另一方面，转变老龄治理理念，从问题视角转向资源视角，加强农村老年人技能培训，结合其经验与特长，引导老年人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与文化遗产，建立激励机制，表彰先进典型，增强老年人自我价值感与归属感，实现“老有所为”，让老年群体成为乡村发展与老龄治理的重要力量。

(四) 推进文化生态协同，丰富福祉内涵，实现价值协同

要兼顾老年群体精神需求与宜居需求，推动文化、生态建设与老年福祉提升深度融合。在文化层面，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老年文化活动设施，开展适合老年人的文娱活动，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营造敬老助老的良好氛围；关注留守、空巢老人精神需求，建立志愿者帮扶、邻里互助的精神慰藉机制，同时推进数字化赋能，开展老年人数字技能培训，开发适老化数字产品，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18]，丰富精神生活。在生态层面，结合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适老化改造，完善乡村道路、公共设施的适老化设计，建设老年友好型生态休闲场所，推动生态宜居与老年宜居协同发展。

(五) 完善治理体系，健全保障机制，强化制度协同

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为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家庭、村集体的责任，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家庭尽责、村集体协同”的多元共治体系，强化政府政策引导，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提供支持，巩固家庭养老基础性作用，发挥村集体资源整合功能。二是加强政策衔接，将养老事业发展纳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整合养老资金、人才、设施等资源，避免浪费与配置不均，完善农村养老监管机制与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规范服务行为。同时，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城乡、区域间养老服务差距，实现农村老年群体福祉均衡提升[19]，最终实现人口老龄化治理、老年福祉提升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共进。

7. 结语与展望

探索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既是回应现实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协同发展的核心在于以老年群体的参与度与获得感为载体的乡村振兴刻度，将老年群体从“被服务对象”转化为“发展主体”，而在系统性、嵌入式、融合性的原则指导下构建老年福祉提升与五大振兴互促共进的协同路径，以实现老龄化压力向发展动能的结构性转化。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虽然呈现出程度深、区域差异明显、老年人口结构复杂、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特征，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面临着养老服务体系结构性失衡、医疗资源可及性不足、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精神慰藉与社会参与不足等多重困境。但是，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群体福祉提升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耦合性，二者的协同发展是破解农村养老困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而这种耦合性具体体现于指向共同富裕与人之全面发展的发展目标上的同向，诸如土地、人才、资本等资源需在适老化改造与乡村产业重构中实现双向适配的要素配置上的同构与养老服务体系嵌入乡村治理、银发经济融入县域产业链、老年力开发对接乡土文化遗产的实践路径上的同步等方面。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福祉须跳出“应对挑战”的被动逻辑而转向“激活潜能”的主动建构，以系统性思维统筹两大战略构建起“老有颐养、老有作为、老有尊严”的实践场域，在产业振兴中培育适老型乡村新业态，在人才振兴中强化农村养老服务专业力量，在文化振兴中弘扬孝亲敬老

传统美德，在生态振兴中营造适老宜居人居环境，在组织振兴中健全村级养老服务治理单元，将老龄化治理融入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以协同发展的理念推进农村老年福祉提升，而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为实现农村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提供支撑，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老龄治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青潇. 乡村振兴战略下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5, 36(2): 151-154.
- [2] 熊彩, 王金红. 从约束到共促: 中国人口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J]. 探求, 2025(4): 75-85.
- [3] 李建伟. 顺应乡村人口发展趋势,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12): 7-11.
- [4] 钟甫宁. 人口变迁条件下的乡村振兴[J]. 中国乡村发现, 2025(2): 11-13.
- [5] 董云蒂, 沈兰. 乡村振兴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模式及路径[J]. 农业经济, 2025(8): 86-88.
- [6] 杨星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路径[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5, 36(6): 179-182.
- [7] 穆怀申.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同[J]. 求索, 2025(1): 133-140, 206.
- [8] 胡啸兵, 胡宏力, 赵军镜.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医养结合发展的推进路径[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3, 32(4): 17-23.
- [9] 徐迅迅, 宋香全, 张龙阁, 等.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对策研究[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 2025(2): 1-4.
- [10] 秦永超. 家庭代际互惠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福祉提升研究[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9, 19(5): 46-51.
- [11] 徐晓珊. 兴边富民视域下内蒙古边境旗县老年人综合福祉提升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5.
- [12] 都阳, 崔慧敏. 农村人口老龄化: 趋势、挑战与应对策略[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4): 3-17.
- [13] 鲁洪威, 罗其友, 高明杰.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时空变化及其成因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11): 157-170.
- [14] 伍欣. 全心全力增进老年人福祉[N]. 中国社会报, 2025-03-11(001).
- [15] 龙玉其. 乡村振兴助力农村养老: 现实驱动、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4): 119-129.
- [16] 林妍.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镇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模式创新[J]. 新型城镇化, 2026(2): 123-124.
- [17] 陆杰华. 农村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及实现路径[J]. 人民论坛, 2025(2): 74-78.
- [18] 程诚, 潘铖. 数字化与个体化: 双重变迁时代老年群体的主观福祉[J]. 智能社会研究, 2026, 5(1): 150-172, 251-252.
- [19] 金吴文浩, 朱汉卿, 裴璇, 等.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6, 42(2): 69-75.